

经过与前往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九九实验班优秀论文集

丁畅松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
我们无限热爱的吉首大学

主 编：丁畅松

编 辑：林 铁 刘继勋

编 委：刘碧辉 周越峰 张 惠 黄亚峰

林 铁 刘继勋

总顾问：马本立 张建永 白晋湘 李克纲

顾 问：余佐辰 黎奇升 钟海平 简德彬

张和宇 李荣光 李端生 栗龙梅

本书学术委员会：丁畅松 向成国 唐生周

尹砥廷 余佐辰 覃遵祥

吕养正 郭定功 胡炳章

田茂军 刘泽友 杨玉珍

张利玲 杨瑞仁 李启群

杨再彪 罗惠缙 褚连波

弁　　言

张建永

对于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如何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办学质量，争取批量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新世纪人才，是一个关系到高校发展前途的首要问题。在水涨船高的激烈竞争环境下，我校响应素质教育的号召，与时俱进，2000年率先从文学院99级近300名入学新生中精挑细选出25名佼佼者组成教学改革实验班，作为全校的教改基地。我们力求突破传统老套的教学方式，采取非常的教学手段，营造激烈的竞争氛围。把新观念、新方法、新视阈带进这个班，鼓励他们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引导他们健康自由地发展，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向更高的目标奋进。藉此以点带面地促进全校办学质量的提高。

他们是好样的！有耕耘就有收获。四年来，他们携手共进，孜孜以求，用不懈的努力换来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在全校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有效地提高了其他同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校的学习气氛明显的浓郁起来。这是我们颇感欣慰的。

他们积极要求进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奋发进取、忠诚可靠，到目前为止，党员人数已近50%。他们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获得了“省级优秀班集体”和“校优秀团支部”的光荣称号。不论思想道德素质还是学习成绩，他们都遥遥领先于普通班级，各种考试过级率也雄居全校榜首。自入校以来，他们一直向着共同明确的考研目标而奋斗，那种你追我赶、刻苦钻研、永不服输的冲天干劲令人感动不已。大三时就有一位提前一年顺利地考入了华东师大研究生院。在2003年的考研大战中，他们更是以雄厚的实力喜获

丰收，上线人数过半，令人瞩目。

更为可贵的是，在无形的巨大压力下，紧张的学习生活并没有使他们成为只会死读书的“机器”，而是能够灵活巧妙地运用学习方法，张弛有致，于充实中寻求一份怡然自得的乐趣。在这四年当中，他们没有忽略向社会、向大自然学习，组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出外见习、采风、访学、考察，开阔视野、陶冶情操。

学以致用。他们自大一开始，就逐渐展示出鲜明的个性与扎实的基本功。不断有同学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论文、散文、随笔等，在各种英语、征文比赛中获得重要奖项，产生了较好的反响，为我院、我校赢得了荣誉。他们独立创办的《新月报》，字里行间闪耀着青春的激情与智慧的灵光。毕业在即，他们把多年来的文章整理成册，择优编辑出版，作为对大学阶段的一个回顾。揽卷细品，不禁为这些青年们的蓬勃朝气和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而击节叫好，为他们自然而然流淌出来而不乏睿智、富有新意的思想而拍案称奇。

这本论文集是我院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本由学生自己收集编排的具有较高水平的论文集。她的出版，对于我们文学院来说，无疑有着开先锋的深远意义。她是总结过去的，亦是面向未来的；不但使这些年轻人继续前进的铺路石，而且可以更好更有效地激励所有在校学生积极向上，锐意进取，勇于挑战，从而营造一个更有利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的优良环境。

· 我们期待着莘莘学子的成功，期待着吉首大学的腾飞，期待着学术事业如日中天！

弁　　言

简德彬

大学，是人文精神的养习场，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摇篮，是培养人、造就人的园地。蔡元培先生曾经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的场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场所”，“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大学教育的理想在于养成健全的人格，树立人的价值与尊严；在于训练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于让学生的思维能够与人类文明所取得的共同成果保持同一方向。然而，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奔涌、社会急剧转型、人心浮躁的背景下，大学所承载的这一神圣的功能和使命似乎已经大打折扣。精彩世界中的太多的诱惑，如求职、爱情、致富、个人兴趣、尽早享受体面轻松的生活，已经锁定了大学生们的憧憬的目光和前进的方向，使他们急功近利，无心向学，“板凳要坐十年冷”和“皓首穷经”的学问功夫与代价，更无从谈起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院99级教改实验班的同学们将他们的毕业论文及大学以来发表的论文结集出版，对我们来说就不无象征意味了——或许，他们是逆“流”而动；或许，他们略显“不合时宜”的所作所为也是对“时势”反拨的一种微薄努力；而在其最基本的意义上，我们知道，这是他们对自己、对所学专业、对自己学习方式的负责。

我们无意于夸大这种努力的意义。我们相信，大学生们的学术研究有其特殊的魅力，而并不仅在于学术研究能力上的学院式

训练。这或许是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特殊历史性质赋予当代大学生特有的灵感、激情以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潜质，使得我们对他们的著述不能不给以特别的尊重。

作为群体，他们站在思想的前沿，他们碰撞并感受着时代的全部生活，同时又以年轻人极为敏感的心灵在认真体会着历史的变迁，所以，他们的研究命题极为广泛，而又极其贴近生活现实；他们研究能力或许有限，但作为研究者他们极其真诚；他们不是出自“为稻粱谋”的特殊目的，而是出自内心的感受；他们不是屈从完成任务的要求，而是直抒己见。所以我们可以说其著述不成熟，但是不能不尊重他们的坦诚；我们可以说他们缺少某些经验，但却不能不欣赏这种难能可贵的激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本论文集所展示的已不仅仅是他们集四年之功的专业水平，而受其启发的也不仅仅是他们的师弟师妹们。

文学院 99 级教改实验班的同学即将背行囊，走上社会，此时此刻，我想起几十年前胡适先生对北大学子的一句忠告——“自由可以给你们，独立却要靠你们自己争取。”我乐意将这本小小的集子看成他们在学术上发育的标志，我希望这本集子所激烈碰撞迸发的学术火花能够照亮他们走向独立并最终“精神成人”的漫漫征程。

最后，真诚感谢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领导对 99 级教改实验班的厚爱，真诚感谢 99 级教改实验班班主任丁畅松教授及其他各位老师四年来的辛勤劳动。祝贺 99 级教改实验班四年来所取得的这些引人注目的成绩。

目 录

张建永 弊言 / 1

简德彬 弊言 / 1

唐淑萍 贵族地主阶级叛逆者的典型

——从《复活》看托尔斯泰的叛逆 / 1

吴海娟 从《诗经》颜色词看颜色词的文化内涵 / 18

刘碧辉 论文学的不确定性 / 29

周越峰 魏晋风度与文学批评之关系 / 48

林 铁 树的精神分析

——从鲁迅的《秋夜》到陈东东的《树》 / 63

张 惠 封建末世的两个叛逆者

——贾宝玉与杜少卿比较研究 / 76

黄亚峰 “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心理描写探源 / 91

刘继勋 乡愁母题：游子寻找家园的安魂曲

——论张晓风的亲情散文创作 / 99

邹 婷 寻根的“走向”

——以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为例 / 108

余云德 《伐檀》直解 / 118

张朝辉 “诅咒”背后爱的灵魂

——从《爱情三部曲》看巴金的生命哲学 / 131

刘 燕 论现阶段的网络原创文学 / 141

任 然 穿越与守望：沈从文生命关怀下的诗学建构 / 148

- 卢 鹏 湘西盘瓠崇拜初探 / 161
- 王艳娥 试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的变迁 / 174
- 邓丽君 论温庭筠乐府诗的思想内容 / 186
- 谭宏伟 穿越时空的爱恋
——从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看古代妇女爱情观的嬗变 / 193
- 吴瑞珊 浅析张洁早期作品对爱情的探索
——以《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和《祖母绿》为例 / 205
- 陈学红 沉醉烟花与难舍功名
——论柳永人生追求的矛盾 / 218
- 彭艳林 追寻与失落
——浅论《牡丹亭》中的悲剧意识 / 228
- 杨 道 中国四大传说中的男性形象 / 237
- 陈艺新 殊途同归
——简析瑞珏与曾树生悲剧命运 / 249
- 舒 蓉 《儒林外史》与史传文学 / 257
- 刘 煦 林 铁 民间的走向
——论“寻根”及其以后创作主体的“民间意识” / 270
- 丁畅松 后记 / 287

Contents

Preface (i)	(1)
Preface (ii)	(1)
The Model of the Person Who Rebels Against the Landlord	
Class of Noble	(1)
An Insight Into the Culture Connotation of Color Words from “the Book of Songs”	(18)
On the Uncertainty of Literature	(2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meanour of the Wei and Jin Periods and the Criticism of Literary Theory	(48)
The Analysis on the spirit of the Tree	(63)
Two Rebels At the Dusk of Feudal Society	(76)
The Realism In the Supreme Meaning	(91)
The Township Worries About Mother’s Question: The Alien Looks for Requiem of the Home —The Kindness Prose Which Talks About Zhang XiaoFeng Is Created	(99)
The trend of “Root – seeking”	(108)
“Cutting down the Wingceltis” Is Solved Directly	(118)
Soul of Love Behind “Curse”—See Ba Jin’s life philosophy from“love trilogy”	(131)
On Original Network Literature of the Present Stage	(141)
Pass Through and Keep Watch	(148)
The Worship of Panhu of Hunan	(161)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asant's Ima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 of the Theory	(174)
On the thought content of Wen TingJun's happy office poem	(186)
Love Beyond Space and Time	(193)
Exploration Of the Love of Zhang Jie's Early Works	(205)
In Terms of the Contradiction That Is Pursued In Liuyong's Life	(218)
Pursue and Lose——The Tragedy Consciousness In "Pavilion of Tree Peony" of Simple Theory	(228)
The Image of Man In China's Four Major Legends	(237)
Reach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Routes –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Tragec Fate of RuiYu and Zeng Shusheng	(249)
"Confucian Unofficial History" and Literary Hsitorical Biographies	(257)
Folk Trend——In Terms of "Root – Seeking" and "Folk Consciousness" after it	(270)
Post-scrip	(287)

贵族地主阶级叛逆者的典型 ——从《复活》看托尔斯泰的叛逆

唐淑萍

摘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贵族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他的叛逆性是通过对社会的否定和对自我的否定来实现的。《复活》主要解答了“谁之罪”、“怎么办”的问题，托尔斯泰激烈的批判了当时的贵族地主社会，并对自己提出的理想模式有着深层次怀疑。本文试图从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表达的对农民、贵族、宗教三方面的态度来分析其叛逆性。

关键词:托尔斯泰、《复活》、叛逆性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贵族地主阶级叛逆者的典型。他的叛逆性是通过对社会的否定和对自我的否定来实现的。《复活》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的叛逆性，托尔斯泰在作品中揭露了当时贵族地主社会的黑暗。描写了农民的疾苦，以一个贵族的身份对农民充满了深切的同情，站在农民的立场表达了农民的意愿，颂扬农民的优秀品质。贬斥了贵族社会的寄生、腐朽、荒淫的生活，为贵族忏悔。官办宗教的虚假本质使他探索建立适合自己的宗教。对于自己提出的理想模式他有着深层次的怀疑。托尔斯泰的叛逆性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及个性原因。

一、贵族地主社会的揭露者

《复活》完成于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九年间，托尔斯泰性格最动

荡、最叛逆的时期。托尔斯泰通过俄国贵族地主阶级 叛逆者聂赫留朵夫的眼，配合旋转舞台式的构思，对当时的社会表达了否定的态度。随着聂赫留朵夫在法院和到监狱探视玛丝洛娃？卡秋莎的活动，最先旋转到他眼前，痛遭批判的是作为沙皇专政机关的地方法院和监狱。善良、无辜、高尚的人被诬陷而构成的错案冤案使他震惊和痛苦不堪。监狱中恶劣的环境使他晕眩、恶心，祷告声和镣铐声响成一片的官办教会使他愤怒。监狱中种种现象对于从未识人间疾苦的聂赫留朵夫来说，的确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可怕呀！谁也不知道这种事情里占主要地位的究竟是残酷还是荒谬……，这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1] (P167)探监的过程把他的视野扩及到社会的阴暗面，这激起了他走向叛逆的第一步。

舞台旋转到农村，转到悔罪的聂赫留朵夫犯罪的地方，来寻找他犯罪的根源和根绝罪恶的彻底的方法。农村的凋敝和破产，农民的贫穷和困苦，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对改良措施的疑惧，都使他震惊。现实的教育和痛苦的思考，他看出了阶级的罪恶和农民贫困的症结：“人民贫苦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养家糊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夺去了。”^[1] (P298)他看清楚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感到了农民愤怒的地火的在奔突和运行。聂赫留朵夫想力挽狂澜于既倒。他试图按资产阶级思想家亨利？乔治所拟定的单一税方案在自己的庄园进行改革。现实证明这只是一种空想。他把自己的生活以及京都大邑老爷们的全部穷奢极欲与他白天所见的饥饿、贫病交加的农民形象，和以前见到的犯人们的形象对照，得出了一个结论：交出土地去西伯利亚。放弃土地的举动轰动了整个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贵族们敌视的认为这是危险政治事件。

舞台旋转到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和专制制度的国家机器的中枢神经——枢密院的法官、国务大臣、宫廷侍从、要塞司令。他在最高司法机关枢密院为玛丝洛娃的申诉失败，不但是因为最高一级

的统治机构和地方法院一样的腐败和滑稽,不分是非曲直的维持原判。还因为首席枢密官“素来就是对人事抱着恶意的人”,仇视劳动人民和底层群众,另一个枢密官因为聂赫留朵夫的叛逆行为“可恶”而反对改判,副检察长原是他严肃正直的同学,也一反故态反对替玛丝洛娃申辩。上诉惊心动魄的失败暴露了沙俄国家机器的实质,它不但敌视劳动人民,而且敌视像聂赫留朵夫这样的叛逆者。无数的钉子和一连串的观察,使他发现最高统治阶层已经腐败透顶,司法机关与人民极端为敌。他撕破了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和庄严神圣的法律的假面具:“所有那些耀眼的光辉。所有那些富丽堂皇的外表,往往掩盖着古老的罪行。这些罪行已经为人司空见惯,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风靡一时,由人们想出种种美化办法加以粉饰。”^[1](P415)从玛丝洛娃上诉的失败和更多冤案不曾上诉的事实中,聂赫留朵夫做出了简明的概括:“法院,依我看来,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阶级有利的制度罢了。”^[1](P441)“在当代的俄国,正直的人的唯一的去处,就是监狱。”^[1](P416)

《复活》主要集中在三个具体问题上:玛丝洛娃的冤案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这类冤案如此普遍?怎么才能根除这种“人吃人”的社会现象?前两个问题实质上都是“谁之罪”的问题,一个就个人苦冤而言,二是指人民灾难来说。在追问这个问题时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罪恶,表达了作者否定的态度。在回答“怎么办”的问题时,作者否定了当时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自己的理想模式。下面将从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农民、贵族、宗教三方面的态度,来更详尽的解读他的叛逆性。

二、“宗法制农民的体现者”

托尔斯泰曾说过:“一八八一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热烈的时期。”这种转变在《忏

悔录》和《我的信仰是什么?》中表现出来。世界观转变前,托尔斯泰以农民的追随者自居,把宗法制农民的劳动生活和道德规范奉为理想。《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尔曾把农民普拉东·加拉塔耶夫视为思想上的引路人。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农庄中的农民都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物,作者对他们充满了敬仰和爱慕。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萨马拉大饥谨中,托尔斯泰曾积极参与救济灾民,但他失望的得出“给予只会激起贪婪”。更多的经历使托尔斯泰发现农民思想远非理想的思想意识,而是应该完善的思想意识,转变成为宗法制农民精神的领导者、体现者。因此,在《复活》中托尔斯泰用现实主义批判的眼光来分析、评判农民。

托尔斯泰很清楚的意识到,农奴制解体之后,在资本主义的侵袭下,宗法制农村凋敝,农民缺少土地无以为生。同时还遭受政府的搜刮、管家的盘剥、法律的惩罚,有的靠借贷度日,有的流落城市找活路。有一部分农民,如卡秋莎·玛丝洛娃,倍受折磨和凌辱之后,对金钱和享乐的追求,使他们放弃了忍受,放纵、堕落终至成为“罪犯”。托尔斯泰对他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绝大部分在生活的压迫下自私、麻木的活着,被剥夺了土地,衣食无着,濒于死亡,个个是经济奴役的牺牲品;只是哭泣、祈祷、空谈和梦想,写请愿书和派“请愿代表”;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农民,组织起来,奋起抵抗,用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自身的愿望与追求。托尔斯泰观察现象的“焦点”就是宗法制农民的爱憎、愿望、要求,用高尔基的话来说:“托尔斯泰的思想始终是朝着农民大众的利益这条路线的。”面对着农民所遭受到的苦难,出身于贵族阶级的托尔斯泰对农民抱着深切的同情,替他们表达了要求土地的心声,反对压迫的愿望,叛逆的个性初步显露,

托尔斯泰用凝练的笔触概述了宗法制农民所具有的博爱、平等、反对特权,以及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自己目的和追求的品质,并对此极为推崇。托尔斯泰喜欢描绘的是那些有耐心的,温柔善

良的,幻想着天堂的极乐世界,却在地球上默默受罪的人们,一反农民是下贱,不值得称颂的传统观念。他反对用暴力反抗罪恶,认为那只会激起更多的罪恶。但农民们默默的忍受来自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等待着他们的却是贫困和死亡;要求土地不能争取,仅靠地主们发慈悲,这似乎是空想(所以才会有农民对聂赫留朵夫把土地无偿奉献出来时抱有不信任、不合作的态度)。到底该怎么办呢?托尔斯泰提出“道德自我完善”来做济世良方,希望通过道德上的提升来解决现实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列宁对此有精辟的论断:“托尔斯泰主义包括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这是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思想体系”。^[2]

托尔斯泰试图用例证来证明其思想的可行性。《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玛丝洛娃便是他说教的例证。聂赫留朵夫出场时是一个生活在纸醉金迷,放纵淫乐之中,醉生梦死的人。青年时代正直善良的心,要求平等的观念及各种济世的抱负都已成昨日烟云。当时贵族社会腐朽的风气使他的“良心”被掩盖,藏匿于某个角落苟延残喘。玛丝洛娃虽然向往贵族生活,但她是一个善良、勤劳、富有爱心的人,复活节“她吻了他(烂掉鼻子的乞丐)三次,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厌恶的神情”“她不但爱世界上所有的事物,而且还爱她刚吻过的那个乞丐”。^[1](P76)她曾经像一个天使,作者用怜爱的笔来描写这位不逊色于任何贵族小姐的农民的女儿。当爱情被玷污,又被残忍的抛弃后,她选择了一条背弃上帝的道路,以做妓女的方式获得享乐,报复对她造成过伤害的人,用麻痹的方法来逃避良心的责备。托尔斯泰借聂赫留朵夫之口说“这女人真跟死人差不多了。”

法庭偶遇的一幕,激起了聂赫留朵夫的“复活”,使他走上了叛逆的第一步。随着他观察、思考的对象从地方法院和监狱、到农村、到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和专制国家机器的中枢神经,他的叛逆性格往纵深方面发展,叛逆性格趋向成熟和坚定,人也一步一步走向

“复活”。玛丝洛娃一直就处于被唤醒的地位，她的“复活”仅在对聂赫留朵夫爱的恢复和宽恕。玛丝洛娃是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而聂赫留朵夫则是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前者被后者侮辱过、损害过，而前者对后者有着刻骨的仇恨。这两个起先相互对立的人，由于各自进行道德自我完善，彼此为对方着想，终于消除怨恨，同归与好了。倘若人人都如此，那么俄罗斯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及诸多不合理的现象就解决了。这是一个多么美妙而令人向往的改造社会的良方啊！托尔斯泰把这个方案献给俄罗斯期望人人遵守实行。当然这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相对于统治者试图用强制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这未尝不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模式。

应该肯定的说，托尔斯泰并非盲目的全盘接受宗法制农民的思想，他也认识到其不足之处。他用一种稍带讽刺的语调评论来自宗法制农民的革命者——纳巴托夫，在他身上保留了宗法制农民的特色：他勤劳、善良、博爱、反对暴力。但托尔斯泰说到“这个来自民间的人，总是设想人民几乎在原样的条件下生活，只是他们有了土地，再也没有地主和官僚而已。”^[1](P540)按照纳巴托夫的观点，社会是没有进步的。托尔斯泰虽然反对资本主义这种相对于封建制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但他只是反对工业生产对人的异化，以及其中存在的暴行，比如死刑，他还是期望这社会的进步，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五岁时的托尔斯泰被告知在树林某处埋有一根“小绿棒”，找到它就能知道人类如何才能得到幸福；他一直就在寻找，《复活》中“道德自我完善”是他在探索过程中找到的一个良方。他迫切希望这就是他寻找一生的“小绿棒”，但事实上，他也发现了其中的不足。不过，他并未放弃对“小绿棒”的寻找，死后要求埋在树林中被告知有“小绿棒”的地方。他的“小绿棒”情结一直就没消失过。

托尔斯泰，这位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宗法制农民的体现者”。对农民的悲惨遭遇怀着深切的同情：以独特的方式将俄国宗法制